



莫卧儿帝国

一幅世界征服者成吉思汗黄金后裔的跨国征战图

EMPIRE OF THE
MOGHUL

380万平方公里的帝国疆域

331年的异域王朝

包丽英

成吉思汗第36代长孙女继《蒙古帝国》
斩获“姚雪垠长篇历史小说奖”之后，
又一蒙元题材力作！

听，成吉思汗第36代长孙女——徐徐揭开数百年前莫卧儿帝国真容的神秘纱幔……

包
丽
英
／
著

内蒙古出版集团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莫卧儿帝国

一幅世界征服者成吉思汗黄金后裔的跨国征战图

EMPIRE OF THE
MOGHUL

包丽英 / 著

内蒙古出版集团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莫卧儿帝国 / 包丽英著. -- 呼和浩特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15.8

ISBN 978-7-204-13589-9

I . ①莫… II . ①包… III . ①长篇历史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05698 号

莫卧儿帝国

作 者 包丽英

策 划 朱莽烈 张惠钧

责任编辑 朱莽烈 于汇洋

装帧设计 宋双成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中山东路 8 号波士名人国际 B 座 5 楼

印 刷 内蒙古爱信达教育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40 × 1060 1/16

印 张 23.75

字 数 450 千

版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5000 册

书 号 ISBN 978-7-204-13589-9/I · 2636

定 价 39.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联系。联系电话 : (0471) 3946120

故事梗概

莫卧儿是蒙古一词的转音，巴布尔以此献给他的母亲。他的母亲是东察合台汗国羽奴思汗的次女，成吉思汗的嫡传后裔。

帖木儿去世后，其第三子米兰沙的孙子卜撒因一度将河中地区重新统一起来。卜撒因有重建帝国的雄心，将疆土分封给自己的儿子们，其中四子乌马尔分得费尔干纳地区，乌马尔就是巴布尔的父亲。

巴布尔生长在一个动乱的年代。十一岁时，父亲意外亡故，身为长子的巴布尔继承了父亲的王位。这个王位并不意味着尊荣与富贵，坐上它成为巴布尔一生艰辛的开始。年少的巴布尔既要抵挡昔班尼汗（从血统上来说，昔班尼汗是成吉思汗长子术赤的嫡传后裔，巴布尔的身上则流着成吉思汗的次子察合台的血液）所率领的乌兹别克人的侵入，又想恢复祖先的荣光，他第一次攻打撒马尔罕就因大臣试图拥立他的异母弟而陷入进退失据的境地。之后，他大部分的岁月都在动乱、战争和颠沛流离中度过。在中亚的屡屡挫败，迫使他向印度次大陆发展，他攻占印度北部平原，为莫卧儿帝国开基。

一切奋斗都要付出代价，种种艰难复杂的环境使巴布尔得到极大的锻炼，他娴于各种武艺，舞刀射箭莫不精通，后来，他成为一个运筹决胜的英明统帅。不仅如此，他还是一个才情纵横的诗人、史学家、文学家，他在戎马倥偬间写下了文情并茂，对后世产生深刻影响的《巴布尔回忆录》。从这部著名的回忆录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真实的巴布尔：对婚姻的羞怯，少年时代对同性恋人的痴迷，会软弱，会忧虑，却最终一往无前……

长期的奔波，生活不稳定，酗酒和服食毒品，以及印度酷热的天气损害了巴布尔的健康，他于四十七岁英年早逝。他留给长子胡马雍的是一个草草创建的不稳定的帝国，但幸运的是，胡马雍有一位优秀的儿子。胡马雍逝后，十四岁的阿

克巴登临帝位，自此，莫卧儿帝国迎来了自己最强盛的时代。

阿克巴十八岁亲政。这时的印度仍是纷乱一片，他虽然占据了印度的中央，可四周力量比他强大的王公仍有许多。但祖先传给他的血液中奔流着征服者的各种要素：野心、信心、坚强、荣誉感和才能，使他在征服印度的道路上畅通无阻。

一个幅员辽阔的帝国建立起来了，其版图包括北自克什米尔，南至哥达瓦利河上游，西起喀布尔，东到布拉马普特拉河的广大地区。这些武功足以使阿克巴成为历史上伟大的帝王之一。在阿克巴统治的半个世纪，他推行了宽容的宗教政策，这使他的政权真正扎根于印度；他加强了中央集权，促进了社会经济的繁荣；他的皇宫华丽，有漂亮的花园；他喜欢与猎豹一起狩猎，喜欢骑凶猛的骆驼、战象和打马球；他善于绘画，也长于编制挂毯和地毯；虽然他阅读能力不佳，只能靠他人读给他听，但他经常会找那些深奥难懂的书卷来研究，由此获得了渊博的知识，最后，他竟成了一位爱好文学与艺术的文盲学者；他给予了诗人、画家、建筑家、艺术家较高的地位，亲自监督印度教史诗《摩诃婆罗多》的翻译。在他的提倡和保护下，文学、艺术、绘画、音乐等每一个艺术领域都出现了繁荣景象。

巴布尔创建了莫卧儿帝国，然而，莫卧儿帝国却因阿克巴而走上了统一和强盛之路。

Contents

第一卷 以帖木儿王的名义 //1

对一切不低头的人，就要将其打倒
剥夺他，压倒他，以迫使他服从

第二卷 翻云覆雨手 //34

在恐惧和贫乏之后，我们得到了安全
一个新世界的新生活展现在我们面前

第三卷 风有意月无情 //75

在我极度悲痛的夜晚，我叹息的旋风席卷了太空
我的泪水像一条龙，将世界的一角吞噬干净

第四卷 命运转弯时 //113

曾产生过高尚思想的心灵
竟又出现卑鄙的设想，那真令人伤心

第五卷 一抹春色一抹秋 //154

我的心呀，谁见过世俗之徒存有善心
绝不要期望毫无善心的人会有善行



Contents

第六卷 跃马南亚 //202

不过痛苦与磨难交侵
心灵上的快慰与肉体上的痛苦并存

第七卷 谁能握紧江山 //241

一个国王如果统治了一个地方
他还会去夺取另一个地方

第八卷 缘散复缘聚 //281

我因与你远离不得谋面
节日的月亮对我只意味着伤怀

第九卷 余焰之炫 //328

我的心，像红玫瑰的蓓蕾，被上了一层鲜血
能让我心的花蕾开放一万个春天之久吗



第一卷

以帖木儿王的名义

对一切不低头的人，就要将其打倒
剥夺他，压倒他，以迫使他服从
——巴布尔语

1

酒宴尚未结束，阿黑昔的山谷里已经开始起风。

建在悬崖峭壁上的阿黑昔城堡灯火通明，宴会厅里热闹非凡，乌马尔王正在这里举行宴会，参加宴会的人都是他身边的侍从或宫女。

身为卜撒因王的第四个儿子，乌马尔王在父亲活着时并未受到来自父亲的特别关注，这使他变得既好斗又谨小慎微。他喜欢狩猎，也喜欢攻打别人的城池，但有时，他会待在自己的城堡中深居简出。

乌马尔王的身材矮胖，脸庞圆润白净，平素爱穿紧身的外衣，并且总把腰带系得紧紧的，以便将肚腹上的赘肉全都收勒进去。只是这样一来，他时常会感到呼吸困难，唯有站着才能让他感觉舒服。

他是一位虔诚的逊尼派教徒，每天做五次礼拜，时时都在读《古兰经》。除《古兰经》外，他还喜欢读《五宝诗》和《波斯诸王纪事》等书籍，他是个没有才气的诗人，这使得他写的诗最终无法传世。

黄昏降临时，乌马尔王差不多一个人就喝了两坛子马奶酒。从早晨就开始的宴会令他以及他身边的侍从、宫女的体内都蓄积了太多的酒液，他不得不解开腰带，让他的肚子像充了气的气囊一样鼓胀起来。

再到后来，他索性连外套也脱去了，只留一件贴身内衣，而且，为了坐得舒适些，他敞开肚皮，像个肥胖慵懒的老妇人一样将身体挺挺地靠在绵软的背垫上。

长条桌上的烤羊肉和烤马肉早就变冷了，米饭、面包、水果几乎一点没动，唯有一堆不知是满的、空的还是半空的酒坛子横七竖八地扔了一地。难得今天乌马尔王兴致格外高涨，他举着酒碗，不时吆喝侍从和宫女跟他干杯，他们越喝得东倒西歪，他越开心地大声说笑。

他的眼神变得恍恍惚惚，如果有哪一个大胆的侍从或宫女在他又白又凉的肚皮上摸上一把，他会假装拔出剑来，嚷嚷着要杀了他们。侍者们送上最后几坛马奶酒后，壮起胆子钻到别的房间睡觉去了，宫女们不胜酒力，也趁乌马尔王不注意，一个跟一个悄悄溜出了宴会大厅。

只有几个乌马尔王最亲近的侍从留下来陪伴他，不过，他们醉意蒙眬，不多时就如同约好一般，撇下他们的主人各自倒头睡去。乌马尔王一无所知，依旧自斟自饮，自说自话，后来，他还自己抱起酒坛，给自己倒了一碗酒。当他端起酒碗时，酒碗突然变得格外沉重，一阵浓浓的倦意袭来，他立刻将身体跌进松软的鸭绒床垫里，说睡就睡着了。酒碗倒扣在他的肚皮上，酒液润湿了他身体下面的褥垫，除了偶尔皱皱眉头，他的睡相堪比婴儿香甜。

如今，偌大的宫殿之中，每个人都在沉睡。不知何时，烛灯全都熄掉了，整个宫殿陷入无边的黑暗之中。外面的风倒是越刮越大了，如同千军万马拥挤着从峡谷中穿过，发出阵阵令人惊恐的啸鸣。

风起云涌。铅黑色的云朵被风赶着，一团一团向阿黑昔城堡的上空汇聚。

先是一道闪电撕开雨幕，接着，闷雷从云端滚过，躲藏在雨幕之后的雨珠仿佛士兵得到命令，从隐蔽处闪身而出，争先恐后地向阿黑昔城堡发起第一轮攻击。硕大的雨珠急促地拍击着墙壁和屋顶，像要破壁而入。

转眼间，暴雨倾盆。巨雷变成了用来攻打城池的投石机，由闪电操纵着，将一枚枚巨石投射在城堡四周。

建在峭壁边缘的阿黑昔城堡禁不住疾风、暴雨、闪电、巨雷长时间的夹攻，门窗、房梁和墙壁开始互相交错推挤，“吱嘎”作响。

情况如此糟糕，城堡中的人却还在安然熟睡，即使巨雷就在耳边炸响，也无法将他们震醒。

不知过了多久，城堡摇摇欲坠。这时，他们当中有一个人因为胸口闷热难耐从床上坐了起来。

这个唯一醒来的人是乌马尔王。

乌马尔王坐在黑暗中，倾听着雨声和雷声。他并没有意识到任何危险，相反，他惦记着放在阳台上的鸽笼。

乌马尔王喜欢鸽子，尤其是信鸽，他喂养的数百只信鸽中有十只是来自欧洲的最名贵的品种。平素，有专人替他照顾这些鸽子，不过，此刻除他以外，其他



所有的人都在沉睡当中，不得已，他只能自己去阳台上取回鸽笼。

乌马尔王摸索着点亮烛台，擎在手上。借着烛光，他看到他亲信的侍从和侍女有的趴在桌上，有的抱着酒坛，有的互相靠着，有的敞胸露怀躺在地上，一个个睡得正香。他不由得笑了，谁也没叫，步履踉跄地独自向阳台走去。

乌马尔王伸手打开了通往阳台的门，一阵冷风夹裹着凌厉的雨鞭差一点将他抽倒。手中的烛火顿时熄灭了，乌马尔王不禁浑身哆嗦起来，但想到鸽子的处境，他不得不咬着牙摸到门外。

一道闪电照亮了阳台，他看到在笼中瑟瑟发抖的鸽子。他急忙一手拎起一只鸽笼，就在这时，一声巨雷在他的头顶炸响，雷声响过之后，乌马尔王毫无预感地带着他的鸽子，连同他珍爱的城堡和城堡中的所有人，一起飞向谷底。

这一天是回历 899 年赖买丹月星期一（1494 年 6 月 8 日）。

2

回想起那件事确定发生之后的一切，巴布尔仍有一种惊心动魄的感觉。

那个晚上，他睡得极不踏实，雷雨交加的天气，他往往不得安睡。在害怕打雷这一点上，他与任何一个蒙古人无异。为了消除惶恐不安的心绪，他起身点亮油灯，开始读那本歇里甫爱丁所著的《帖木儿武功记》。

歇里甫爱丁是沙哈鲁、兀鲁伯时代帖木儿帝国最著名的学者之一。由他所著的《帖木儿武功记》影响深远，这本书连同许多巴布尔喜欢的诗集一样，他无论走到哪里都带在身边，百读不厌。

那个晚上也是如此。他读了很久，直到油灯变得越来越昏暗，他才放下书和衣而眠。他觉得自己并没有入睡，恍惚间却已置身于阿黑昔城堡附近。

他独自站在峡谷这边，对面就是阿黑昔城堡。

太阳像剪纸一样悬挂在城堡屋顶的顶端，光线并不强烈，他看到父王的两只大鸽笼在对面城堡的阳台上闪闪发光。

像鸽笼一样闪射着光芒的还有鸽子的翅膀和眼睛。不同以往的是，它们并没有像往常一样被关在笼中，而是自由自在地环绕宫殿低飞。

这是十只毛色各异、体型漂亮的信鸽，巴布尔原本对它们很熟悉，可此刻，它们异乎寻常的飞翔姿势让他产生了些许陌生和敬畏感。

一只信鸽停落在圆形的屋顶上，可能是认出了小主人吧，它的眼睛朝向巴布尔，发出温柔的“咕咕”的叫声。

接着是另一只，又一只……

巴布尔一直目不转睛地看着它们。蓦然，他的眼前黑了一下，等他重新

睁开眼睛，他看到阳台的门大开，一个身材敦实、白净的脸上蓄着胡须的男人从里面走了出来。男人的周身被金黄色的光芒所笼罩，胡须像一根根金丝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巴布尔盯着他看了好一会儿，才认出这个人是他的父亲乌马尔王。

巴布尔想要呼唤父亲，嗓子却仿佛被堵上了棉絮，根本发不出一点声音来。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父亲仰望屋顶，看着父亲向他钟爱的鸽子挥挥手，看着十只鸽子听话地落在父亲的肩头和手臂之上，甚至，他只能看着父亲转过头，慈爱地向他微微一笑，随即，父亲和他的鸽子以及鸽笼化作一团火焰腾空而起……

直到这时，巴布尔才大叫一声，惊醒过来。

从梦中醒来的巴布尔大汗淋漓，头痛欲裂。

他的耳边传来轻轻的敲门声，一开始，他以为是幻觉。敲门声持续着，他不得不喊了一声：“进来！”

门，被轻轻地推开了。一位年方十五六岁，披着长发、穿着一袭白色睡袍的少女蹑手蹑脚地走了进来。

少女的手里擎着一盏外形有点像橘瓣的油灯。

摇曳的灯光照着她温静优雅的脸容，巴布尔定了定心神，将睡袍松落的带子系好，语调平静地唤道：“姐。”

来者正是巴布尔的胞姐含画。

含画年长巴布尔四岁，他们同为库夫人所出。库是东察合台汗国身份高贵的二公主，他们的外祖父羽奴思汗是东察合台汗国图格鲁汗的玄孙——如同巴布尔是帖木儿王之三子米兰沙的玄孙一样——当年，帖木儿曾凭借图格鲁汗的力量攫取了权力，后来又依靠攫取的权力将图格鲁汗和图格鲁汗的儿子赶出了西察合台汗国。在此后百余年的时间里，无论是兴盛的帖木儿帝国还是被灭亡后四分五裂、各守一方的帖木儿的子孙们，他们与东察合台汗国之间的战争从来没有真正停止过。

在这种不间断的内耗下，东察合台汗国的势力范围被不断蚕食，最后只剩下中国新疆的部分以及周围之地，即便如此，东察合台汗国还勉强算得上相对统一的汗国。沙哈鲁王在世时，多次用兵东察合台汗国，图格鲁汗的后人威思汗不敌，不得不将自己的小儿子羽奴思作为人质送到帖木儿帝国。

羽奴思在沙哈鲁和兀鲁伯的身边一天天长大。因为他做过人质，在东察合台汗国，只有一部分人支持他，大部分人都支持他的哥哥也先不花。也先不花像他的五世祖图格鲁汗一样，是个怀有野心的人，他出兵攻打过去西察合台汗的领土，

一度攻下费尔干纳。

米兰沙的孙子卜撒因从沙哈鲁一系夺取王位后，出兵将也先不花击败，接着，他娶了羽奴思的胞姐，与羽奴思结为亲家。在得到羽奴思效忠的保证后，他派人将羽奴思护送回东察合台汗国，让羽奴思继承了汗位。

羽奴思从幼年时代起就在沙哈鲁和兀鲁伯身边接受教育，在此期间受业于《帖木儿武功记》一书的作者、著名学者歇里甫爱丁达十二年之久。歇里甫爱丁欣赏羽奴思的聪明，对他倾囊相授，这一切都为羽奴思未来拥有丰富的学识和多种技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成年后，羽奴思性情和顺，举止端方，言谈动听，机智勇敢，且长于书法、绘画，善于骑射，被人尊称为羽奴思大师。羽奴思汗的正妻伊散夫人也是一位具有高深文化修养的女子，羽奴思即位时，她和羽奴思坐在同一条白毡上，被部众抬起，拥立为大汗。婚后，伊散夫人为羽奴思汗生下三个女儿，但没有生育儿子。羽奴思汗视三个女儿如掌上明珠，他与妻子一道，花费心血，让她们接受突厥文和波斯文的教育，当她们长大成人时，无论哪一个都堪称人品出众、才貌双全。她们的美名像鲜花的芬芳一样传播开来，在东察合台汗国、帖木儿帝国以及蒙古本土，有许多或年轻或年长的汗王希望娶她们为妻。

羽奴思汗饮水思源，将长女嫁给卜撒因的长子阿合马，将次女嫁给卜撒因的四子乌马尔。只有三女儿，他将她嫁给了杜格拉特部的首领马黑麻，当年他陷入困境时，这位首领曾经给予过他帮助。

羽奴思汗活着时算不得一位酷爱女色的君主，除了伊散夫人之外，他还娶了一位得到他宠爱的夫人，这位夫人名叫沙，世人皆以沙夫人称之。沙夫人为羽奴思汗生下两儿两女，其中一位女儿嫁给了卜撒因的三子马合谋。她的两个儿子年纪都比伊散夫人的三个女儿小，他们是巴布尔时常挂在嘴边的舅汗。羽奴思汗当然还有其他一些妻妾，但她们都没有为他生下子女。

在羽奴思汗的七个儿女特别是五个女儿当中，二女儿库并非容貌最美丽、体态最窈窕的一个，却是她父亲心目中最聪慧、最明理，为人处事最练达的一个。事实上，与她的同胞姐妹或者同父异母的姐妹以及两个弟弟相比，她完全不必以美丽自负，她只需智慧、勇气和主见兼具就已深得父亲欢心。羽奴思汗爱屋及乌，他在世期间，对女婿乌马尔可谓有求必应。

库夫人身怀有孕时，伊散夫人受到女儿和女婿的邀请，来到费尔干纳，住进了安集延（今大宛）美丽的王宫。巴布尔出生后，羽奴思汗本人也经常到安集延居住一段时日。羽奴思汗喜欢教含画弹琴，教巴布尔念诗，他的大部分时间都与外孙女和外孙儿待在一起，尽情享受儿孙绕膝承欢的天伦之乐。他公然承认他是一个偏心的父亲和外祖父，对此他有自己的理解，他认为真主从来没有赐予人类

长在胸膛正中的心脏，证明真主允许为人父母者偏心。

库夫人一生只生下含画和巴布尔姐弟。含画自幼在外祖母身边接受严格的教育，养成了端庄沉肃、不苟言笑的性格。她天生颖悟，于琴棋书画无所不通。她继承了生母的智慧，又有着不亚于三姨母忽布夫人的清丽容貌，为此，她的外祖父母和父母都对她爱如珍宝。

巴布尔五岁那年，羽奴思汗在东察合台汗国病故，库夫人的同父异母弟马哈木继承了汗位。俟葬礼结束，伊散夫人按照丈夫生前留下的遗嘱，与二女儿和女婿共同生活，直到去世前才返回家乡。

巴布尔七岁时，含画出于对弟弟的疼爱，主动承担起长姐的责任，将巴布尔带在身边，亲自照看。她年龄不大，却是一位严厉的老师，对巴布尔管教甚严。这些年来，巴布尔对她又敬、又爱、又怕。

此时，含画走过来，坐在巴布尔身边，用灯照了照他的脸。她的目光里流露出内心的关切，还有几分忧虑。

巴布尔稍稍垂下眼睑，“姐。”

含画温和地问道：“你的脸色不好，怎么了？是不是做了什么噩梦？刚才，我听到了你的喊声。”

“是吗？”

“是啊。我被吓了一跳，才来敲了你的门。”

“姐。”

“什么？”

“你怎么也没睡？”

“我睡不着。”

“你也睡不着吗？”

“嗯。可能是一直打雷的缘故吧，心里很乱。你呢？”

“也许。我睡了一会儿，好像做了一个梦，就醒了。”

“我想是。你喊了一声，声音很大。我知道你从小怕打雷，本来想过来看看你睡熟没有，走到门口，正好听到你的喊声。”

巴布尔抬眼望着含画，欲言又止。

含画将油灯放在桌上，试探着问道：“你的梦，很可怕吗？”

巴布尔重又忆起梦中的情景，想到父王与他的那群鸽子腾空而起的一刻，他的心颤抖起来，不祥的预感挥之不去。

他回答说：“我忘记了。”

即使对姐姐，他也不想讲述他的梦境，那似乎意味着不孝。

含画没有追问。她随手翻翻巴布尔放在桌子上的《帖木儿武功记》，体贴地

转开了话题：“还在读这本书吗？”

“是。”

“你对艾米的《胜利书》怎么看？”

“叙事和写作手法都粗糙一些——怎么说呢——也是一本难得的史书。”

“我也喜欢《帖木儿武功记》，歇里甫爱丁真是一位了不起的史家和文学家，他叙事的语言流畅优美，令人百读不厌。”

“是啊，歇里甫爱丁倾注在字里行间的豪情壮志颇能反映出沙哈鲁、兀鲁伯时代军事、经济、文化的繁荣。我不否认，我崇敬帖木儿王，但有的时候，我情不自禁地要为沙哈鲁王的勇敢和仁慈感动。姐姐你不是也常说吗，与帖木儿王相比，沙哈鲁王更让你感觉亲切？你说的正是我心中所想。特别是从圣女泉回来后，每当我掩卷沉思，总有一声叹息是为沙哈鲁王而发。多么奇特！一位古往今来少有的明智君主，竟然毕生为情所困，又将无奈和无悔珍藏心底，至死无悔。还有，我也时常好奇，他倾其一生所爱恋的究竟是怎样的女人？我简直想象不出她的高贵与美丽……”

说到这里，巴布尔不由感慨地轻轻叹了口气。他叹气的样子，在含画的眼里从来都很可爱。

含画好奇地追问：“你的意思是说，史书之外的沙哈鲁王，内心其实始终深藏不为世人所知的爱情？”

巴布尔自觉失言，脸上稍稍露出羞怯之色。

原本，作为弟弟的他，一向将姐姐视为老师，在姐姐面前，他似乎还不到谈论这个话题的年龄。

好在含画的心思全在沙哈鲁王身上，她甚至顾不上考虑自己如此急切地追问尚且是个孩子的弟弟，会不会有失姐姐的身份。

“是吗？”在巴布尔的印象里，她很少这样执着。

巴布尔犹豫了一下。

他很清楚，此时此刻，与回忆可怕的梦境相比，他宁愿与姐姐谈论这个话题，至少，它能让他分散一下内心的忧虑。

“应该没错，这些都是塞西娅讲的。这是一个很长的故事，哪天闲暇，我从头讲给姐姐听。”

“好。说真的，我也想听听塞西娅的故事。据说，塞西娅本人就像塞西娅洞和圣女泉一样充满传奇色彩。”

“塞西娅是一位智慧的老人，她给我讲了很多很多的故事，还为我治好了困扰我多年的疾病。我尊敬她，喜欢她，也很想念她。”

“我了解你对塞西娅的心意。自从你回到费尔干纳，前前后后至少派出五拨

人马去探望塞西娅，可他们每一次都说找不到你描述的那个地方，最后无功而返。你不觉得奇怪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难道塞西娅已经离开了圣女泉，或者说，她已经离开了人世？”

“我坚信她还活着，像你和我一样健健康康地活着，我对此没有丝毫怀疑。塞西娅曾经跟我说过，我是一个与她有缘的人，因为这样我才能够找到她并且在她身边治好病。那些人找不到她，一定是因为他们都与她没有这样的缘分罢了。不只是他们，倘若我与她的缘分尽了，恐怕她也不会再见我。塞西娅就是如此奇特的老人。她若不在人世了，我一定会有感觉。”

嘴里说着塞西娅的事情，巴布尔的一颗心却在胸腔里忽上忽下，摇摆不定，这让他很难受，他不得不停下来。

巴布尔低落的情绪影响到含画的谈兴，一时间，姐弟二人不约而同地从对方脸上移开视线，默然无语。

外面，天光已经放亮，雨仍旧下个不停。

3

阴雨蒙蒙的上午在忐忑不安中度过，中午时分，来自阿黑昔的凶讯传遍了安集延的王宫上下。

巴布尔以一种令人惊讶的镇定接受了这一残酷的事实。

他设法安慰身边所有陷入哀痛中的亲人们。当天下午，他带着两位异母弟只罕杰尔、那昔和乌马尔王的五个女儿、众多妻妾以及大臣、将领火速赶赴阿黑昔，为不幸身亡的父亲处理丧事。

隆重的葬礼结束后，年仅十一岁的巴布尔（巴布尔出生于回历 888 年穆哈兰月六日，即公元 1483 年 2 月 14 日）依靠外祖母、母亲以及多数将臣的拥戴，闪电般地在阿黑昔登临王位。

多少人梦寐以求的王位，巴布尔却是在一种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得到它的。一切都不同于昔日帝国的昌盛时期，等待巴布尔的绝非什么歌舞升平。事实上，日益动荡的局势充满种种变数，为应对未来随时可能降临的危机，即位伊始，巴布尔便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着手整肃吏治，整顿军队。

首先，他权衡再三，决定对父王身边的大臣哈三委以重任。他让哈三担任安集延的监治官和掌门官。监治官和掌门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职位，等于巴布尔身边的全权大臣，拥有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力。哈三的优点是机智活跃，勇武善射，缺点是缺少深沉的心机，容易被人利用。这些情况巴布尔都了解。至于巴布尔为什么在十多个比较合适的人选中最终选定哈三，一则因为哈三是这一特定

时期他的主要拥护者，二则因为哈三年轻时曾侍奉过巴布尔的外祖母伊散夫人，颇受夫人青睐。巴布尔从小到大一直钦佩外祖母敏锐的头脑与远见，也愿意遵从她的任何意愿。

其次，巴布尔委任了几位重要将领协助他驻守费尔干纳盆地除安集延以外的重要城池。他将治理奥什的任务交给了哈斯木，将阿黑昔和马尔格兰分别委以乌宗和舍黑。将费尔干纳诸城分而治之对巴布尔来说的确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行为，年幼的巴布尔尚未培植起属于自己的势力，不得不继续倚重父王在世时的心腹将臣。在选择任用官员上，除个人才能之外，巴布尔能信用他们的唯一标准是：这些人在乌马尔王去世后必须对巴布尔本人表示效忠。

最后，巴布尔对父亲留下的所有将臣、官吏与士兵，按照他们各自的身份地位，一并予以封赏。

做出上述一系列重要人事安排后，巴布尔在亲人和将臣的簇拥下回到了安集延的王宫。每天，他坐在父亲的宝座上处理政务，示人以从容不迫，他只将那刻骨铭心的忧虑，悄悄隐藏在精明干练的背后。

忧虑，像一条令人厌恶、令人恐惧的巨蟒，无时无刻不在缠绕和逼迫着巴布尔。面对一双双窥探的眼睛，巴布尔必须将所有的凄惶、所有的无助埋在心底，让自己的脸上永远挂着乐观、刚强的微笑。每天都是如此疲惫，似乎只有每星期一次回到外祖母的身边时，他才能卸下伪装。

外祖母独自居住的寝房里永远弥漫着淡淡的茶香。只要他回来，外祖母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让他用热水泡脚，泡过脚，外祖母会为他端来一杯热气腾腾的香茗。他舒适地坐在床上品茶，外祖母则坐在他的身边，手法娴熟地为他揉搓、按摩小腿与脚心。每当此时，他都会感到格外放松，而放松之余，他总会情不自禁地将内心深藏的所有烦恼向外祖母和盘托出。

外祖母心甘情愿地扮演着一个忠实听众的角色，她总是默默地听他说话，从不试图打断他。什么时候他讲完了，外祖母才会停下按摩，为他续一杯茶，然后徐徐地将自己的一些想法说出来。对巴布尔而言，这些含有真知灼见的想法往往对他很有启发，甚至使他重新燃起斗志。

巴布尔哪里知道，在这些艰难的日子里，有一个女人——这个女人正是他的外祖母伊散夫人——坚定地守护在他的身边，用自己一双敏锐的眼睛，努力为他捕捉着危机来临的方向。

作为陪伴丈夫羽奴思汗经历了无数血雨腥风的女人，伊散夫人拥有一双常人不具备的慧眼，更能看清各种潜藏的危险。事实上，这种危险由内及外，无处不在。毕竟，对内而言，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尚且没有机会树立起足够的威信，将臣们拥立巴布尔，只是因为他是乌马尔王的长子，人们尚且需要借助他的身份稳

定局势，以图从中谋取利益；对外而言，巴布尔不能不加紧提防他的那些虎视眈眈的伯王和叔王们。尤其是阿合马王，他身为乌马尔王的长兄，又素怀贪婪之心，四弟猝然离世，他怎么可能不对土地肥沃的费尔干纳垂涎三尺？

这个晚上不同以往，伊散夫人绝口不提任何与政务有关的话题，她只讲了几个笑话给巴布尔听。这些笑话十分精彩，巴布尔被逗得前仰后合，一切烦恼烟消云散，后来，他躺在外祖母的床上，沉沉睡去。

伊散夫人为巴布尔盖好毯子，温情地俯视着他的脸。片刻，她悄悄走开，在屋中的挂毯前停下脚步。

伊散夫人的卧房既整洁舒适又朴实无华。房间中，除了各种必备的生活用具和一张悬挂着蓝色帷幔的松木包金大床外，鲜见华贵的装饰品。只有一样算作装饰品的东西，那就是墙上的挂毯了。

六尺见方的挂毯织工精美，色彩协调，浅蓝色的底面独出心裁地配上灰褐色的图案，给人以流畅和醒目的印象。挂毯的图案是一幅费尔干纳地图，地图的下方还用金丝刺绣着十六行行文优美的突厥诗。

有谁读过这些诗文，哪怕这个人从来不曾到过费尔干纳，也会对费尔干纳的美丽风景产生无尽的遐想。挂毯的设计者是含画，十六行诗的作者是巴布尔，去年，姐弟俩共同将挂毯作为生日礼物献给了他们的外祖母。

可以想象得出，伊散夫人收到这样一份充满了孝心的礼物该有多么自豪，她当即吩咐仆人们将它悬挂起来，当宾客们陆续来到她的房间做客时，无不对挂毯的别具匠心交口称赞。

褐色线条的地图一目了然。从图中可以看出，费尔干纳东邻喀什噶尔，西为撒马尔罕，南接巴达赫尚边境诸山，只有北面相邻的城镇皆已荒芜废弃。著名的锡尔河自东北向西流经该盆地，经过忽毡以北及沙鹿海牙以南后折而向北，流入咸海。

下面十六行诗，用简约优美的文字勾勒出费尔干纳诸城的特色、物产的丰饶和乌马尔王的功绩。

诗中说，卜撒因王活着时，仿效帖木儿王分封诸子，将费尔干纳盆地赐给他的第四个儿子乌马尔。不过两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位于农业定居区的边境，乌马尔王却充分运用自己的智慧，将它治理得十分富庶。

诗中还说，费尔干纳共有七座城池，五个在锡尔河南，两个在锡尔河北。巴布尔在介绍其中几个著名的城池时可谓字斟句酌。

对于锡尔河北部的两座城池阿黑昔和卡散，巴布尔用了这样的诗句：卡散还在阿黑昔之北。它小巧玲珑，空气洁净，是个养人的好地方。

另外，巴布尔坦言，与阿黑昔相比，他更喜欢安集延。这一点，他似乎与他